

石刻的边防线

■王 龙

飞,为了尽快赶到一连,他们采用绳索、绕道、爬行等各种手段艰难强行军几十公里,终于赶到了一连,圆满完成了通信恢复任务。

然而谁能想到,就在当天晚上,二连驻地暴雨骤然加剧,凌晨三时突发大型泥石流灾害,王磊和宋卫急忙抢救通信器材,可奔涌的泥浆石块瞬间冲毁电台室,他们被无情的泥石流吞没了……

有人说,在西藏保安全有时不仅靠人,还要靠天。对于边防军人来说,威胁生命安全的意外难以预料。整个边防团大大小小的班排连队,分散在方圆几百公里外的群山之中,巡逻执勤、抢险救灾、应急处突……可以想像,成百上千人的安危容不得他有半点闪失,谭团长每天都在承担多大的责任与压力?

这件事情过去了很久,谭团长都没能迈过心中那道坎儿。每次路过灾害事发地点,他都悄悄扭过头去不忍再看,泪水一次次忍不住夺眶而出。在当时那种危急关头,团党委派人前往一连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,但他心中为此增添了一道无人知晓的伤痕,永远无法弥合。

他是一名团长,更是一名老边防,他深刻地理解边防军人的酸甜苦辣。他清楚地记得,因为长年超负荷巡逻,班长宋卫左膝盖的半月板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。可只要遇上急难险重任务,谁又能争得过这位倔强自信的老班长?让他心痛内疚的是,那一天宋卫是隐忍着伤痛离开这个世界的。他特别后悔在宋卫牺牲前,没有及时督促这个“犟牛兵”好好去治疗一下膝盖,尽管早就为他联系好了医院……

谭团长熟悉他的每一名干部战士,如同兄弟家人。二排长王磊毕业于名牌大学,在校时就因表现优秀荣立了三等功,而他牺牲时距毕业来到连队,还不足九个月。这位道路桥梁专业的高材生,来到边防才知道了什么叫“光荣始于平淡,艰巨在于漫长”。在西藏漫长的边防线上,王磊的专业失去了用武之地。他明白自己不再是一名只靠奖状证明实力的军校学员,而是肩负一排士兵命运的带兵人。不管过去多么风光,到了边防都是一张白纸。在这里,“步兵”就是一步一步爬冰卧雪“走”出来的兵。王磊

开始转变,不只是军事专业,还有作为一名边防军人的身份认同。武装巡逻、军事训练、知识竞赛,他要求自己一样也不能落下,来到边防连就不能把自己当外人,“学习上有钻劲、训练上有拼劲、工作上有韧劲”,这是谭团长对他的评价。他看着王磊刚刚迅速成长起来,又看着他转眼离去……

后来每次提到这些事情,谭团长都红了眼睛不愿多讲。两名牺牲的战友都被评为烈士,也都立了功,但他只能在心里惦念着再也没有回来的弟兄。

这个团担负守卫巡逻任务的,是西藏边防堪称“晴雨表”的一段边防线。边防团负责巡逻守卫的500多公里边防线上,任何风吹草动,都绝不只简单地关乎军事。边防军人既要着眼大局,管控风险,更要坚守底线,坚持斗争。谭团长坦言,每一次边防巡逻执勤都不轻松,每一根弦都绷得紧紧的,成天思考的就是如何在复杂的情势中有理能讲理,有利善争利,有节能持节。

总有一种临事而惧的忧患,凝缩在谭团长的眉宇之间。可只要站到作战室,开始部署新一轮的巡逻执勤任务,他就像完全换了一个人。

在边防团作战室的巨型沙盘前,他紧扎腰带矗立在那儿,如同蓄势待发的炮弹,又如钢浇铁铸的一尊黝黑雕像。他高昂头颅,形如塔松,整间屋子都充斥着他的强大气场。他手持激光笔讲述光荣的团史,精神抖擞,滔滔不绝。几十年来,前辈们所经历的每一次激烈战斗、浴血争夺的每一座高地、战斗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,包括那些复杂纷繁的数字,比如双方的兵力、武器、战果,他都铿锵有力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,语气中满带毋庸置疑的自豪与荣耀,仿佛是他自己昨天才刚刚亲身经历的事情。

还用说什么呢?这是一位踌躇满志、自信果决的军人。他精力充沛、思维清晰,如同掌控一台精密仪器一样指挥这支部队。

边防团的部队分散驻守在千山万壑,平时不可能集中在一起。他这个团从来没有机会检阅一次全团官兵,体验一把那种沙场点兵的豪迈气概。我问他,会不会感觉这团长当得有点儿亏了?对此他淡然一笑,没有回答我,只

讲了个故事。

有一次巡逻,他带领战士们在崇山峻岭间连续行军四天,每个人的体能都快达到极限。休息时战士们一坐到地上,就再也不想起来。前面还有三天的路程等着他们,而携带的干粮和饮水所剩无几。看着团长渴得嘴唇起了皮,有一位战士从挎包里掏出最后一个苹果,递到他面前。那个苹果早已干瘪发黑,状如核桃,但此刻却无比珍贵。谭团长坚决不愿一个人吃,他用小刀把这个苹果切成小片,亲自分发到战士们手里。

十多个男人的手心里,都捧着树叶般透明的那么一小片苹果,在高原的阳光下闪闪发亮。他们小心翼翼把苹果片放进嘴里,如同含着一块生怕化掉的宝贝,默默地品味其中的滋味。奇迹发生了,先前疲惫不堪已经迈不动步的隊伍,顿时士气大振。他们一鼓作气穿越森林,跨越雪山,蹚过激流,顽强地向巡逻目标挺进。

历经七天的跋涉,谭团长带领战士们终于到达了终点。在展开国旗宣示神圣主权之前,谭团长拿出了在前方冰河连接的半壶水,给每一位战士倒到手上,把手洗得干干净净。他们用干净的手展开一面五星红旗,像前辈们那样庄严宣誓:绝不把主权守小一分,绝不把领土守小一寸!

在这条异常险峻的边防线上,30多年来已有14名官兵牺牲在巡逻途中。一代代戍边军人用血肉之躯守护着祖国的疆土,用生命诠释着五星红旗的尊严。

几年后,谭团长调任到另一支部队担任旅长。临走时,他依照边防团的传统,从衣袋里摸出一块磨得发亮的小小卵石,上面深深地镌刻着一道曲折的线。别人看不出来,这个团的官兵们都看得出来,这是一道他们团守卫的边防线。他告诉新来的团长,这是几十年前边防团刚成立时,战士们从边境线上捡回来的一块石头并亲手雕刻的,今后要一代代传给后面的团领导。他们守卫的,是一道望不见的长城。要像这块石头一样,把那看不见看不见的边防线雕刻在官兵心里。

新团长庄严地敬礼,双手接过那块小小的石头,如同接过一件价值连城的传家宝。

都打印了,铁生读了不少。他夸你写得不错,只是时间跨度大,所以风格也不太统一。以他现在对诗歌那些零散的认知怕是写不好这序,所以他决定还是不写的好。嫂子又说,他写东西忒认真。其实主要还是身体扛不住,他希望你谅解。嫂子还顺带发了十几首这两年铁生写过的诗歌给我,说这是铁生的意思,也想听听我的看法,算“以诗会友”吧。

后来,铁生哥让嫂子发给我的诗我读了许多遍,字里行间总有一些亲切的痕迹在流动,很入我的心,也极像聊诗的那个史铁生。

这些年自己也变老了,也喜欢回忆了,对“昨天”的一切都添加了一种难言的情感。尤其与铁生哥的“诗缘”,常常一边回想一边还会在心底泛起一丝掺杂着烟火气的骄傲情绪。记录着不同阶段的人生状态,这份诗缘越品越有味道,像极了她笔下那些写地坛的名篇佳作。日子久了,我愈觉得这些往事泛着岁月的光泽,显然它们并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精神财富。



初心绽放(中国画)

苏高宇作

长征

第454期

文学新干线

小说,为生活插上翅膀

不知道为什么,余晖中的跑道总让陈日升觉得更加亲切。也许是想起了夕阳下炊烟袅袅的穆庄,又或者是想起了日落而归的乡亲们,他自己也说不好。还有不到一年陈日升就可以退伍回家了,母亲在等着他,家里的老屋也该翻新一下了。他已经26岁,在穆庄这个年龄不算小了,该想想自己的婚姻大事了。可一想到要离开这里,陈日升的心突然被揪了一下,说不上来的难受。

飞机从陈日升左侧平缓滑过,逐渐加速起飞,直到钻进云层不见踪影。视线顺着下来就是中队营区,四排黄色平房便是全部了。刚来中队的时候,他瞅着天花板睡不着。飞机就在他耳朵边起降降落,还伴着轻微的晃动,他翻来覆去一夜无眠。白天他们就驻守在场内,执勤巡逻都在机场范围内,刚开始还对繁忙却井然有序的停机坪感到新奇,时间一长,最开始的新鲜感便一去不复返。渐渐地,他对每条航线、每个通道口,甚至每架飞机都了如指掌,每天变化的大概只有天上的云彩了。离开还是留下,陈日升拿不定主意。

“班长!”新兵李亚的出现打断了陈日升的沉思。

“班长,有些事我想不明白。”

陈日升有些挠头,新兵李亚从下连第一天就展示出“过人”的口才,竟然在一次班务会上把他问得哑口无言。

“说吧,最近又有什么想法?”

“我就是觉得在这里没意义,干得没劲。”李亚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听到这话,陈日升内心翻江倒海,一股怒气呼之欲出。看着近在咫尺的跑道,朴实老旧却整齐的联排平房以及忙碌的停机坪,他由衷感到亲切。因为明年就要退伍的缘故,他还特意申请担负距离中队最远的机场围界警戒哨。陈日升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这里,因为他在做有意义的事情。可这么简单浅显的道理,李亚怎么就不懂呢?

“怎么会没意义呢?保证飞行安全,有我们的功劳啊!”

“班长,这不是我想要的军旅生活,我希望像国安护卫队那样威风凛凛,或者在长安街巡逻、大使馆警卫,再不就是当个特战队员,反正是在执行重要任务中冲锋陷阵。”李亚憧憬又激动的神色一闪而过,转而一脸失落。

“我们的岗位虽然不同,但职责都是一样的。”陈日升努力说服这个年轻的新兵,却总觉得语言有限,无法将自己最赤诚的感情传递给他。

“不一样,在那种地方随时都可能有什么情况,一旦有意外发生,我就能全力处置,还有可能成为英雄。但是在危急情形下,我有目标有对手,可在这里没有,我总不能偷偷跑到跑道上的狗就是我的对手吧。”

“每个岗位都有存在的价值,因为被需要才会留下来,你想在军营建功立业,任何一个位置都能让你发光发热,只要你用心肯干。”

“班长,咱们每天都在重复昨天,毫无新意,我很确信这里不能让我有所成就。”对于这个自己反复论证出来的结论,李亚十分笃定。

陈日升一时语塞,这时候再说什么大道理,似乎并不会奏效,李亚已经陷在自己的思维定式中,他把自己消极懈怠的状态全部归结于外部条件。陈日升明白他的问题所在,可怎么表达才能让这个新兵真正听进去呢?两人背对着跑道,望着远

跑道边的对话

■纪炫慧

处的营区各有所思。飞机从他们身后呼啸而过,陈日升突然有了主意。

“你听这是什么声音?”陈日升问道。

“飞机起飞。”

“不是,我问的是型号。”

“这谁能听出来。”

“你听,这是747。”

李亚半信半疑地转身去看,果然不差。没一会儿,另一架飞机滑行过来,陈日升立刻喊出,“737!”

“班长,你怎么做到的?我听着没区别啊。”

“我守了七年,听了七年,对机场不说了如指掌,大概还是知道的。我只有熟悉这里的情况,遇到突发事故才能迅速做出正确反应,不然一雾水,出现反常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察觉。人不管在哪里,脚踏实地总没有错。”

“可是这里不会出现异常——”

“强闯道口、飞机迫降、围界起火等等,处置不当都是大事。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,在这个岗位上,我们只有全力以赴才能对得起这身军装。”

“班长……”李亚竟然语塞了。

“无论哨位在哪儿,都可能成为英雄,关键不在脚下,而在脑子里的弦有没有绷紧。”

“班长,你说的好像挺有道理。”李亚低下头思索着。

“就好比现在,这天呐是越来越冷了,你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吗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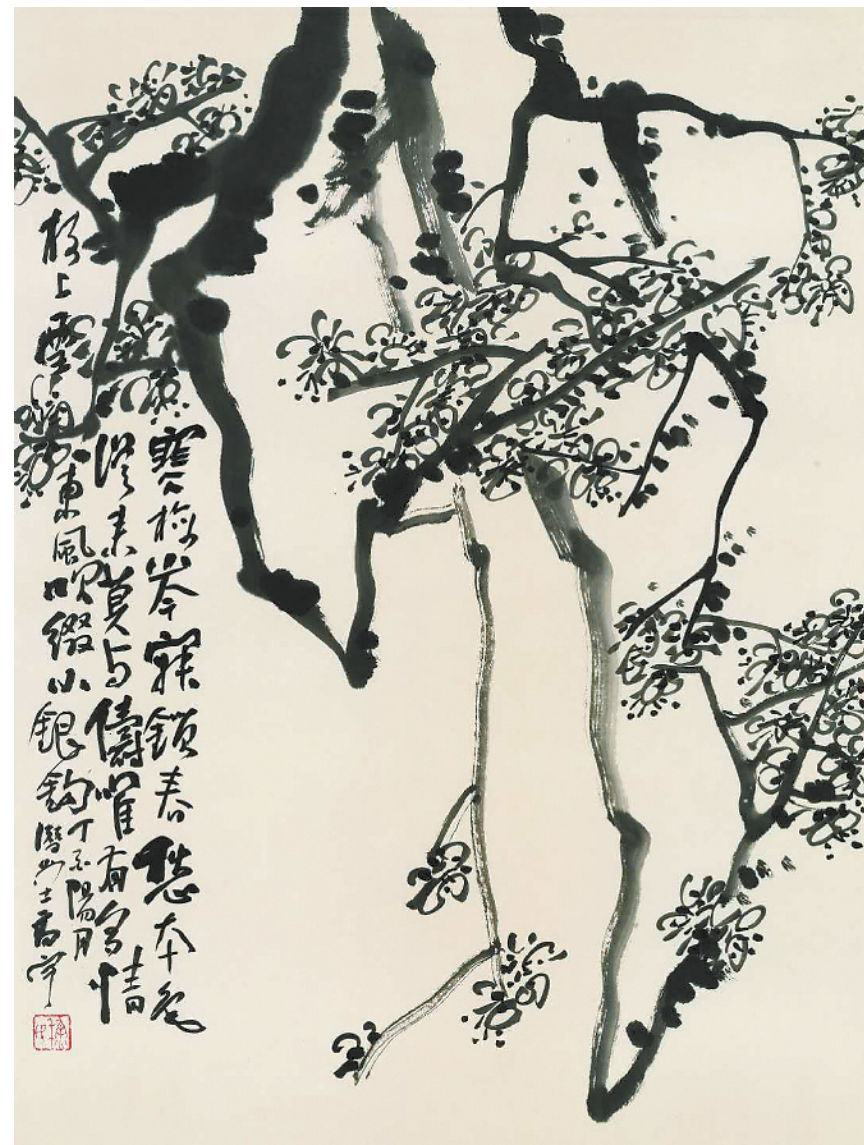
“下一步?还是站好岗上好哨呗。”

“做好给跑道铲冰的准备吧,不然航班全部取消延误,又要出大麻烦了。”陈日升哈了口气,使劲搓了搓手。“你啊,是个好兵,就是要多低头看路,少抬头望天。记住‘根朝下扎,树往上长’,这话听起来矛盾,实际一点都不矛盾。”

“我明白了,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情,才能在本职岗位上有所成就,不能眼高手低,好高骛远。班长你放心,我会好好努力的!”

李亚这么一表态,陈日升感觉也受到了触动。他在心底里暗暗打定主意,趁年轻再干上几年,努力拼一把,让自己不留遗憾。

日暮西沉,两人并肩走在西跑道上,似乎什么都没变,又似乎什么都变了。



已是深夜时分,睡眠朦胧中听到窗外的风雨声,谭团长猛然惊醒,抓过衣服就赶往作战值班室,挨个给一线连队打电话,提醒他们注意安全。

这个边防团长有个奇特的毛病:他一听风雨声就特别敏感紧张。即使白天工作再累,夜里睡得再香,只要一听到哪怕再细小的雨点声,他就会条件反射般惊醒,起来赶紧给各个连队的干部打电话,一再叮嘱加强警戒,确保全连的安全。

谭团长的这个“病根”,是在一场意外事件中落下的。

那是2010年4月,西藏察隅持续多日暴雨,出现大面积山体滑坡。山崩、泥石流等灾害频频发生,各地灾情警报不断,崇山峻岭中的这个小县城,在一场特大洪灾中陷入险境。这时,地处偏远的二连与团部失去了通信联系。接连几天,狂风骤雨在谭团长心头掀起阵阵波澜。一连驻守在险峻的半山腰,连队营房比较老旧,能够经受住这场特大暴雨的考验吗?

暴风雨让天地间混沌一片,道路桥梁已被冲毁阻断。是否派人带上通信装备,徒步前往一连恢复联系,成为谭团长难以决断的一道命令。通讯全连的一连令他心急如焚,可这么危险的天气和路况,他又怎么放得下心派战士探路?

“团长,让我们去吧,我们有经验!”距离一连最近的是二连,二连排长王磊与班长宋卫闻讯后挺身而出,主动请缨。这两名同志刚刚完成了一项抢险任务,谭团长不忍心让他们带着一身疲劳连续作战,可最终经不住两人的再三请求,同意派他们去执行这个艰巨任务。

王磊和宋卫背上通信装备,一头闯进雨幕之中。一路上山体坍塌,滚石横

另一座“地坛”

■刘咏阁

谁?这样的话题。他说刚去农村插队时写过好多顺口溜儿,“也不知道什么平仄、韵辙,词儿也多,都不想用,顺口就出来”。他曾有过的“诗人”梦也是那时侯告诉我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“新诗潮”汹涌那会儿,我也没闲着。除了格律诗,现代派诗歌我也写了不少。有一次我曾带着有关现代派诗歌的问题去听铁生哥的说法儿。那时他已经很有些名气了,但我基本还是弟弟到哥哥家聊天儿的心里。这一次我们聊得很有“内容”。对于当时热闹的诗坛,他认为最终还是大浪淘沙,好诗人会沉淀下来,但不会多。记得我提到过“现代派诗的素材来源”问题。对此他聊得很“散漫”,涉及的层面很多。他特意叮嘱我:“记住,再抽象的流派也需要感情做铺垫。诗人,第一位的还是要尊重自己的真情实感”。

那天铁生哥告诉我,从插队得病回到北京就再没写过诗。不是不想写,是精力体力不济(他半开玩笑地说也有可能)是“自己眼界过高”闹的)。在他看来写诗凭的是“精气神”。诗人得有好身体才能支撑诗兴大发的状态。他曾调侃道:“我注定做不成诗人,因为我整天只会坐着,即便真有点儿诗兴不是被我坐没了也坐畸形了。”他还说:“诗歌和散文,小说的表现方式不一样。诗人,尤其能写出一些好诗的诗人多少得有点儿特殊的气质,至于怎么特殊?啥叫特殊?这是意会层面的事儿,不是非要说的破。”

我一直认为铁生哥有晋人般的浪漫情怀,有自己的诗歌视野,加之审美的高度和思辨能力,他本应该成为写史诗、写大诗的人。遗憾的是得病治病留给他写作的时间支离破碎,他的诗才被

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与史铁生相识于地坛公园,我一直叫他“铁生哥”。那时他刚开始写作不久,而我刚上高中,正在学习绘画和传统诗词。多年后他成了文坛大师,我做了大学艺术教师。直到他去世前,我们都是以哥哥弟弟相称。

在我心里,铁生哥不仅是小说家、散文家,还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。我说的“真正”大致有三层意思。一是他多舛的生命际遇如诗,他也一直用如诗的语言诠释着它们;二是他的诗歌情结自青年时期就种下了。他说过刚去插队那会儿曾经写过诗歌,有过“诗人”梦,后来因为身体缘故成了诗歌的“看客”,而且看得越多就越“不敢”写了(铁生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才又“勇敢”地写诗了,而且写了不少);三是他很早就对中外诗歌有独到的见解,给过我认知和理念上的扶持。

之于诗,我和铁生哥曾有过兄长点拨弟弟那样的互动,时间跨度足有四十多年,岁月赋予他的身份角色也一直在变化着。尤其当你略去琐碎,整体回望时,不同时期的他竟如此迥异——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地坛,他是色调明快的文学青年;八十年代初在雍和宫旁那间小北屋,他是色彩纷呈的文坛新星;21世纪初在水碓子那幢楼房里,他是沉稳厚重的文学大家。如此归纳他的这三个阶段,实在是因为每个阶段我俩都有过一段“诗缘”。

我打小学习绘画和传统格律诗,上世纪七十年代常去地坛的时候我和铁生哥曾热聊过“李白和杜甫,更喜欢